

荷西：快许十二个愿望，心里跟着钟声说。三毛：但愿人长久，但愿人长久，但愿人长久——

三毛

浪漫是一种病

月下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三毛：
浪漫是一种病

月下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毛: 浪漫是一种病 / 月下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399-8464-3

I. ①三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三毛 (1943-1991) — 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7172 号

书 名 三毛: 浪漫是一种病

著 者 月 下

策 划 黄孝阳

责任编辑 汪 旭 王宏波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7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464-3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到底谁在表演？

序

读三毛，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一口气读完她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精彩、刺激，仿佛在遥远的异域走了一遭，原来炎热干燥、黄沙漫天的境地也可风情万种、绮丽多姿。三毛这个敏感且脆弱的女子，身穿阔大麻布白袍，在风里行走，若即若离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，流露出古典美的轻盈和浪漫；然而黑发中分，眉目深沉，颈上的石头饰品，又有一种吉普赛式的狂野和神秘。

她把自己浓浓地融合在撒哈拉沙漠奇异的景象之中，无限放大了自己作为个体存在的形象。三毛曾对大姐说，“姐姐，我活一世比你活十世还多。你不敢真实地面对自己，活在别人期望的角色里；我不是，我要做我自己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”她性格太强烈，绝不按世俗成规走她的人生。

她不喜欢像普通人一样，被困在被称为“家”的格子般大小的城市中央，她要走出画地而成的牢，给自己的生命一些陌生和新奇的体验，经历不同的生活，把有限生命填充得满满的，以增加生命的密度，别人活一次，她却活了很多次。这个轮回，值了。

她用48年的生命走过54个国家，恰同最后一本《万水千山走遍》，走遍之后呢？

这原本是让众人羡慕的事情，看花怎么开，看水怎么流，看形形色色的人又怎么处理各自的喜怒哀乐。有人说，失恋之后可以出去走走，开阔一下眼界，体验一下更广阔的世界，就会忘了心痛——那是对性情本身开放的人来说的，而三毛，她的执著让她走不出情感的沼泽。

她说，“我的一生，到处都走遍了，内地也去过了，该做的事都做过了，我已没有什么路好走了。我觉得好累。”

荷西死后，她的路上缺了一个同行的人，内心从此寂寞而绝望。她是一个对感情需要强烈的女人，三毛不同于张爱玲，张是自给自足的，而三毛是为爱而生，她不会把写作当成理想，不过是随手玩玩，写作只是生活里的一种小情趣，她更关注的是实在的生活和爱情，而不是虚妄的理想，她是简单的单纯的女子，像《第七封印》里的约瑟夫和米克，在简单的生活里自有他们简单的快乐。不像布洛克，追问理想和现实的关系，自己折磨自己。跟荷西在一起的日子，生活中最细琐的事情也能让她感觉到甜蜜的快乐，所以当爱人离去时，她就失去了支撑生命的力量，一个人在寂寂的流年里挣扎，最终选择了自杀。

有一次，三毛给荷西解释中国人常说的“另一半”，荷西说，我是我自己。她犹豫着想，我也是我自己，完整的一个人。她的犹豫见出她还是传统女性，婚姻、家庭才是她的全部，她喜欢流浪，但她的心必须有一个安稳的可栖息的地方。

关于三毛的自杀，其好友杏子林以“友直”的出发点批评她不该自杀，“她使自己的父母伤心！”我一直在想，爱她，便让她自由。很多人责怪自杀这种行为会给亲人带来伤痛，其实这种责怪是自私的，他们的伤心不是为死者，而是为自己失去那段情感后的空白心痛，这种爱是占有性的，是利己的。如果她开心活着，就让她活着；如果死才能让她解脱，就让她安静地离

去。你可以想：现在好了，她终于摆脱了她的不喜欢，去了想去的地方。

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就是为情而生的。我们不能责怪三毛陷于情感沼泽，恰恰是这份情执，才让她写出那么个性、深情的文字来。

有人说，“三毛总是追求着有唯一可取之处的男子——”有人说，“因为她长相丑陋——”我想，这只是对她的诋毁，深情不等同于滥情，它是无罪的。那些嘲笑她的以及嘲笑追求爱情的女子的人是虚伪的，也是不懂爱情的人。记得微博上有一次辩论，一个女人说，“女文青之所以自怨自艾，是因为她们永远得不到爱情，因为好男人都不喜欢她们，而我们这些聪明的女人却可以挑选，我们要的男人智商必须在140以上、博士或硕士学位、有体面的工作、有说得出口的家世、他父亲的智商要在135以上，他母亲也受过高等教育……他小时候在什么学校里读书，获过什么奖——都要考察。”忽然觉得好笑，干脆去克隆量身定做算了。她们一生的事业就是拼命地争取这样一个男人，而且都成励志哲学了（目前市场上好多教你如何获取此类男人的书）。另一个网友好心地说，“别听她们的，在这里说得光鲜，回家还不知道怎么受老公的气去了。”真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，她完全会错了意。接着她又开始讲，她是如何征服一个男人的。她约一个男人出来，那人没想到她带了女友，她们让他做仰卧起坐，耍弄其到半夜——

如果你爱他，你为什么要以戏耍他为乐？如果你不爱他，为什么又去征服他？对我来说，不喜欢的人必须在一定距离之外，连靠近也是一种侮辱。

这些人都是不懂得爱情的人，然而也张牙舞爪颠覆了这个世界的爱情观。爱情就是爱情，不是迂回战术，上面所谓的征服不过是用来向玩伴炫耀的一场艳遇。

三毛从来不是追求有唯一可取之处的男子的人，而且，她虽然算不上漂亮，但也不是丑陋，她不过是过于率真和勇敢，在爱情的路上，既不掩饰自

己的热情，也不玩阴谋诡计，比起当下那些连爱情也要参考励志书的人来，她才是真心人，只是，并不是哪个男人都能承受这份真心，她的爱情之路可谓多灾多难，然而，她仍旧奋勇向前，这姿态被那些优雅、矜持的人视为难堪，被那些精明、麻木的人视为笑料。所幸，三毛活跃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台湾，当时整个社会风气日渐自由，人们生活逐渐安定、松弛，开始产生憧憬的时刻，她的关于爱的散文正切合了这种需要，不然，在我们这个被物质冲击、人类开始异化为机器的社会里，她肯定会被鄙视为疯子，带着灵魂上路的人，总会被那些失去灵魂的人妒恨。

中国台湾作家季季说过，三毛的作品里有一种“自我幻化”。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有可取之处，只是，我同时也认同这种“自我幻化”，一个拒绝虚伪世界的人，除了自我幻化还有什么更好的消遣生命的方式？她活在自己的梦里，这个梦饱含着她真实的感情，所以，比那些在现实世界中真正产生过的虚伪举动更真实。“她一味向读者兜售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三毛，然后躲在虚化的人物背后心力交瘁。后来三毛曾在文章里说：‘你们都被三毛骗了。’又说：‘我要杀死那个三毛。’这说明，再继续表演下去，她实在力不从心。”

世界本就是舞台，在这个舞台上卖力表演的又何止三毛一人？每个人都是演员，只是三毛表演的时候没有顾及观者的好恶，而众人是一边瞧着别人的眼光一边起舞的。

我不是一个喜欢去探究作家作为真实的人背后真实的故事的人。了解一个作家，读她的作品，评价一个演员，看她的表演。我厌恶所有捕风捉影的臆意猜测，但是，当种种传闻让人出离愤怒的时候，我不想继续表示不屑；而且，这个不可爱的世界，总让我怀念一些可爱的人。

关于三毛的传言竟然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，包括荷西的存在与否，或荷

西的存殁问题等等。即便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，但那感情却是真的，真实到聚积所有的伤痛以至于自杀的地步。

季季说，“病痛，心痛，都曾经是事实，但这一切若被当作商品贩卖，总有一天她会感到承担不起，因为没有人的真实和隐私可以给人拿了放大镜端详。”

——的确，真实需要付出太高的代价，就像在丛林中行走，所有生物都披上了它们的保护色。

忽然想起海子，中国没有一个人同意海子的梦。“真的吗？”他们问，于是海子卧轨了。海子的自杀应该和三毛不同，他是因为缺乏认同，因了失望和孤独，三毛是因了众人对其“真实”穷追猛打的迫害，然而，他们的死都是因为内心对真实的渴望。

“她是一个在心态上很不健康的孩子，她热爱自然的一切，大海，艺术，真诚，并且把自己的热爱夸大，放在舞台上表演。舞台原本是虚构命运的地方，她偏要拿真实的自己去上演，到最后自然弄得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不可收拾了。”

——热爱自然，大海，艺术，真诚，并不能说是不健康，而恰恰这才是真正健康的心态，以孩童般的纯真去面对生活，自有一番妙趣，回归本真，错开被同化、异化、物化的路途。只是，不需要表演，那舞台原本是为戏剧准备的，当所有人的人生都戏剧化，上演编排过的剧本，而三毛却表演真实，所谓本色出演。这不是她的过错，就像《天若有情》里的展颜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真实，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自己很清楚，管你们别人怎么说！

“我为的是我那颗心。”

三毛也是。

序 到底谁在表演？

第一章 稻草人与笨小孩

- 003 自古书痴多情痴
- 009 你有多真就有多美
- 017 不一样的中国女子
- 025 沙漠里的仙人掌
- 031 谁曾触动你的灵魂
- 039 荷西，我来了

第二章 远走撒哈拉沙漠

- 047 野性文明的浪漫
- 054 一个沙漠里的君王
- 062 你伤害了我的骄傲
- 067 三毛流眼泪的时候
- 072 施舍只是同情的罪
- 078 禅是一枝花
- 082 撒哈拉之乱

目录

第三章 魂绕加纳利群岛

- 089 爱，才刚刚开始
- 096 岁月怎能空白过掉
- 101 这样的家庭生活

第四章 那些生离死别的事

- 109 某某人的未亡人
- 115 记得当时年纪小
- 121 方知人生如梦
- 127 落定后的沉静

第五章 窗外的风景

- 137 万水千山入迷城
- 145 心门已闭本无爱
- 155 人生如寄过敦煌

第六章 自杀是真诚的选择

- 161 生还是死成问题
- 166 关于自杀的猜测
- 174 缅怀唯一的三毛

第七章 三毛的内向世界

- 181 三毛与写作
- 189 三毛的爱情观
- 196 追梦人三毛
- 202 三毛“热”

附录

- 206 附一：三毛语录
- 209 附二：三毛人生年表
- 212 附三：参考书目

第一章

稻草人与笨小孩



自古书痴多情痴

似乎中国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，都是从小时候开始读《红楼梦》的，张爱玲八岁，三毛十一岁。那时候三毛念小学五年级，在课堂上，她把《红楼梦》藏在裙子下面偷偷地看——

读到了第一百二十回“甄士隐详说太虚情，贾雨村归结红楼梦”……当我看完这一段时，我抬起头来，愣愣地望着前方同学的背，我呆在那儿，忘了身在何处，心里的滋味，已不是流泪和感动所能形容，我痴痴地坐着，痴痴地听着，好似老师在很远的地方叫我的名字，可是我竟没有回答她。老师居然也没有骂我，上来摸摸我的前额，问我：“是不是不舒服？”我默默地摇头，看着她，恍惚地对她一笑。那一刹那间，我顿然领悟，什么叫做“境界”，我终于懂了。

真正喜欢读书的人都是感受能力特别强的人，他们能够透过字面感受到更深层次的东西，像莫言《红萝卜》中的小男孩，见别人所不能见。对于美的东西，他们的享受更充分，随之而来的是需求更迫切，所

以才到达痴的境界。

无疑，三毛也是个书痴。

在学习紧张的六年级，她还偷看完了一整部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她说，“这种书看了人要发呆个好多天醒不过来。”深有同感。记得以前我不喜欢看到结局，因为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，结局了，就什么都完了。这个世界结束了，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仿佛游走在梦里，怅惘、失落。

三毛一家搬到中国台湾，她倾尽零用钱，在租书店租了所有俄国小说家的书，《复活》《罪与罚》《死魂灵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卡拉玛卓夫兄弟》《猎人日记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。有一次，父亲陈嗣庆晒大樟木箱，一套套尘封已久的中国通俗小说重见天日，《水浒传》《儒林外史》《今古奇观》。而租书店的书都是要限时归还的，她就在老箱子的中国古典小说与租书店的俄国小说之间，交相挣扎，两边都想看，忙得不得了。

她租来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，又在大伯父的书架上找到了《孽海花》《六祖坛经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《人间词话》……

以至于初二第一次月考，四门功课不及格，被父母管制，她勉强收了心，开始用功学习，每门功课都认真地背。数学月考好几次都是满分，引起了数学老师的怀疑。又出了一次她完全不懂的方程式，她考了零分，然后老师就处罚她，用毛笔在她的眼睛周围画了两个大圈，墨水太多，流到唇边，让她以这副模样到操场绕场一周。其实那时候体罚是普遍现象，但是对于三毛，这次处罚却是她一生从没有受过的耻辱。

第二天我一进教室，看到桌椅就昏倒，从此我就得了自闭症。

每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里，除了爸爸妈妈谁也不见。

自己的世界里最安全！

三毛是敏感且脆弱的。受辱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她还勉强去上学。然而一看到学校那米黄色的平顶，就想走掉。她去六张梨公墓、阳明山公墓、北投陈济棠先生墓园，以及市立殡仪馆附近的无名坟场游荡，“世上再没有比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，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。”这个“人”的世界让她感到恐惧，所以她就只有逃避。三毛是个任性的孩子，她像弱小动物一样发挥趋利避害的本能。然而，人毕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，她不能游离，又被拉回来了。

最终三毛不得不休学。

所幸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不会任打任骂地逼着她再回到学校，也不会放任她郁郁寡欢。他们送她进美国学校，送去学插花，学钢琴，学国画，跟名家黄君璧习山水，跟邵幼轩习花鸟。父亲教她背唐诗宋词，看《古文观止》，读英文小说。

对美的感受能力，除了三毛本身的天赋以外，还有这些以爱为名的引导、熏陶。然而这并不能打开她的心结，她仍旧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主动跟人接触，大门外的世界对她而言没有意义。

因此，父母免不了偶尔为她的前途长吁短叹，在三毛看来，这是无声的谴责，更增加了她的自卑，她在家里像个异教徒一样，休学第二年，她第一次想到自杀。

如果没有我多好，爸爸妈妈不会再紧皱着眉头，不会再时不时发出一连串的叹息，姐姐和弟弟也不必再躲躲藏藏地谈论学校的趣事，那么

我还活着干什么呢？

割腕自杀，我一直以为是最残忍的死法。《绛色沉哀》里之落的母亲选择这种方式，让血慢慢流尽——三毛没有死成。

直到年轻的画家顾福生出现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半生流逝之后，才敢讲出：初见恩师的第一次，那份“惊心”，是手里提着的一大堆东西都会哗啦啦掉下地的“动魄”。如果人生有什么叫做一见钟情，那一霎间，的确经历过。

顾福生是顾祝同将军的次子，“五月画会”的成员，在当时已小有名气。他这年二十五岁，三毛十六岁。他这个时期的作品，有一点像莫迪里阿尼拉长变形的人体造型、巴菲特笔直利落的人物线条，以及他所采用的寒冷色调，被他的好友作家白先勇称之为“青涩时期”。

这样的一个人，怎么能说是唯一可取之处的呢？三毛的眼光是锐利的，她觉得他温柔而能了解她。

事实也确实如此。

“你的感觉很特别，虽然画得不算好……”

“可以，再画。”

顾福生很快就看出来三毛的才华不在于绘画。他给她一本《毛汇》合订本，几本《现代文学》杂志。因为他，她接触到波德莱尔、加缪、里尔克、横光利一、卡夫卡这些现代主义作家，才懂得自然主义、意识流。他介绍她认识陈若曦，还向白先勇推荐她的文章。白先勇主办的《现代文学》杂志刊登了三毛的第一篇小说《惑》，署名是陈平。她从